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注疏卷四十五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喪大記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注二衾者或覆之或薦

之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為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為堅之急也紞以組類為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生時禪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士喪禮大斂亦陳衣於房中南領西上與大夫異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紞或為點音義幅本又作畐方服反爲三絶句不辟絶句補麥反又音壁徐扶移反紞丁覽反廣古曠反析思歷反下同強其丈反識式志反又音志又音式下同去起呂反下注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斂之事大斂布絞縮者三者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直用之三片即共是一幅也兩頭裂中央不通

橫者五者又取布二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布紟者皇氏云紟禪被也取置絞束之下擬用以舉尸也孝經云衣衾而舉之是也今案經云紟在絞後紟或當在絞上以絞束之且君衣百稱又通小斂與襲之衣非單紟所能舉也又孝經云衾不云紟皇氏之說未善也二衾者小斂君大夫士各一衾至大斂又各加一衾為二衾其衾所用與小斂同但此衾一是始死幠尸者故士喪禮云幠用斂衾注大斂所并用之衾一是大斂時復制又注士喪禮云衾二者始死斂衾今又復制士既然則大夫以上亦爾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者衣多故陳在庭爲榮顯案鄭注雜記篇以爲襲禮大夫五諸侯七上公九天子十二稱則此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數而言之餘可知也或大斂襲五等同百稱也北領者謂尸在堂也西上者由西階取之便也大夫士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異於小斂北上者

小斂衣少統於尸故北上大斂衣多故南上取之便也絞紟如朝服者言絞之與紟二者皆以布精麤皆如朝服俱十五升也絞一幅爲三者謂以一幅之布分為三叚不辟者辟擘也言小斂絞全幅析裂其末爲三而大斂之絞既小不復擘裂其末但古字假借讀辟爲擘也紟五幅無紞者紟舉尸之禪被也紞謂緣飾爲識所以組類綴邊爲識今無識異於生也注正義曰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云以爲堅之强也者解小斂用全幅布爲絞欲得堅束力强以衣少故用全幅云以爲堅之急也者解大斂一幅分爲三片之意凡物細則束縛牢急以衣多故須急也云紞以組類爲之者組之般類其制多種故云組類云綴之領側若今被識矣者領爲被頭側謂被旁識謂記識言綴此組類於領及側如今被之記識引士喪禮以陳衣於房中與大夫異今此士陳衣與大夫同故云今此又同亦蓋天子之士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注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音義倒丁老反注及下同散悉但反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注無襚者不陳不以斂音義襚音遂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注褶袷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音義複音福褶音牒袷古洽反疏正義曰祭服不倒者祭服以上也小斂十九稱不悉著之但用裹尸要取其方而衣有倒領在足間者唯祭服尊雖散不著而領不倒在足也君無襚者國君陳衣乃斂悉宜用已衣不得陳用他人見襚送者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者降於君

也大夫士小斂則先畢盡用巳正服後乃用賔客襚者也盧云畢盡也小斂盡主人衣美者乃用賔客襚衣之美者欲以美之故言祭服也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者君親屬有衣相送受之而不以即陳列也士喪禮鄭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襚之不將命自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祭服無筭者筭數也大斂之時所有祭服皆用之無限數也注正義曰如皇氏之意臣有致襚於君之禮故少儀云臣致襚於君但君不陳不以斂熊氏云君無襚大夫士謂小斂之時君不合以衣襚大夫士雖有君襚不陳不以斂故云無襚大夫士至大斂則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時云君襚祭服不倒其義俱通故兩存焉君衣尚多去其著也者經云大夫士猶小斂則複衣複衾也據主人之衣故用複若襚亦得用袷也故士喪禮云襚以褶是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注袍褻衣必有以

表之乃成稱也雜記曰子羔之襲繭衣裳與稅衣纁衻為一是也論語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為其褻也音義袍步毛反襌音單繭古典反稅吐亂反纁許云反衻而廉反袗之忍反亦爲于偽反下文則為之同疏正義曰袍必有表不襌者袍是褻衣必須在上有衣以表之不使襌露乃成稱也注正義曰引雜記者證子羔之襲有袍繭衣上加稅衣為表乃成稱引論語者證衣上加表死則冬夏並用袍上並加表熊氏云褻衣所用尊卑不同士襲而用褻衣故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皮弁服褖衣純衣注云褖所以表袍者是襲有袍士喪禮小斂云祭服次散衣次注云褖衣以下袍繭之屬是小斂有袍士喪禮又大斂散衣是亦有袍若大夫襲亦有袍案雜記云子羔之襲繭衣裳是也斂則必用正服不用褻衣故檀弓云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注

云將以斂敬姜曰將有四方之賔來襚衣何為陳於斯命徹之若公則襲及大小斂皆不用襚衣知者案雜記云公襲無袍繭襲輕尚無則大小斂無可知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注取猶受也音義篋苦協反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注不詘謂舒而不卷也列采謂正服之色也絺綌紵者當暑之褻衣也襲尸重形冬夏用袍及斂則用正服音義詘丘勿反紵直吕反疏正義曰陳衣不詘者謂舒而不卷也非列采不入者列采謂五方正色之采非列采謂雜色也不入陳之也絺綌紵不入者絺是細葛綌是麤葛紵是紵布此褻衣故不入陳也注正義

曰如熊氏之意此謂大夫以下若公則襲亦不用袍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注袒者於事便也音義便婢面反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注胥樂官也不掌喪事胥當為祝字之誤也侍猶臨也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音義大胥依注作祝之六反下同胥樂官思餘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斂之所用之人有袒有襲之法凡斂者袒者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也事多故袒為便也遷尸者襲者謂大斂於地乃遷尸入棺之屬事少故襲也君之喪者此明人君斂用人之法大胥是

斂者大祝是接神者故使之執斂事也是猶執也衆胥佐之者衆祝喪祝也衆祝賤故副佐於大祝也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者大祝猶君之大祝也侍猶臨也君尊故大祝親執斂大夫卑故大祝臨之衆胥是斂者衆祝周禮喪祝卑故親執斂也庾云侍者臨檢之也大夫言侍則君亦應有侍者未知何人也士之喪胥為侍者胥亦喪祝也士卑故祝臨之士是斂者士之朋友來助斂也士喪禮云士舉遷尸是也注正義曰知胥當為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斂事故引大祝大喪贊斂及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并引士喪禮商頌祝主斂明諸祝主斂也故引此文以證之商祝者案士喪禮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敬之以敬於接神宜也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注左衽衽鄉左反生時也音義紐女九反舊而慎反鄉許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斂衣之法小斂大斂祭

服不倒者太斂亦不倒前已言小斂不倒此又言小斂者為下諸事出也皆左衽者大斂小斂同然故云皆也衽衣襟也生鄉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鄉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若死則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

凡斂者六人注斂者必使所與執事者不欲妄人褻之執或為𠊓音義與音預注同執音𠊓本亦作𠊓疏正義曰斂者即謂大祝衆祝之屬也既斂是斂竟也斂竟必皆哭也所以然者以其與亡者或臣舊或有恩今手為執事專心則增感故哭也士與其執事則斂者釋前士是斂義也與執事謂平生曾與亡者共執事今與喪所則助斂也所以須生經共執事死乃

為斂也若不經共執事則褻惡之故不使斂也斂焉則為之壹不食者生經有恩今又為之斂為之廢壹食也

凡斂者六人者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人

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注冒者既襲所以韜尸重形也殺冒之下帬韜足上行者也小斂又覆以夷衾裁猶制也字或為材音義冒莫報反下及注同黼音甫殺色戒反徐所例反下及注同裁才再反注同韜本又作弢吐刀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冒制君錦冒黼殺者冒謂襲後小斂前所用

以韜尸也冒有質殺者作兩囊每輒横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也上者曰質下者曰殺君質用錦殺用黼故云錦冒黼殺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冒韜尸者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故云綴旁七也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者尊卑之差也鄭注士喪禮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以此推之士赬殺則君大夫畫殺為斧文也又鄭云象天地則大夫以上無疑有象也凡冒質長與手齊者凡謂貴賤冒通名也言冒之質從頭韜來至下長短與手相齊也殺三尺者殺從足韜上長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者往猶後也小斂前有冒故不用夷衾自小斂後衣多不可用冒故用夷衾覆之也士喪禮云幠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裁猶制也言夷衾所用上齊於手下三尺所用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也但不復為囊及

旁綴也熊氏分質字屬上殺字屬下爲句其義非也然始死幠用斂衾是大斂之衾自小斂以前覆尸至小斂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用之小斂斂訖别製夷衾以覆之其小斂以前所用大斂之衾者小斂以後停而不用至將大斂及陳衣又更制一衾主用大斂也所謂大斂二衾者其夷衾至大斂時所用無文當應總入大斂衣内併斂之也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注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經音義鋪普吳反又音敷下皆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大斂時節也子弁經即位于序端者序謂東序端謂序之南頭也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者卿大夫謂羣臣也堂廉謂堂基南畔廉稜之上楹謂南近堂廉者子位既在東序端故羣臣列於基上東楹之西也案隱義云堂廉即堂上近南霤為廉也北面東上者在基上俱北面東頭為上也子在東尸在阼階故在基者以東為上也父兄堂下北面者謂諸父諸兄不仕者以其賤故在堂下而向北以東為上也若士則亦在堂下外宗房中南面者外宗君之姑姊妹之女及姨舅之女也輕故在房中而鄉南也皇氏云當在西房以東為上也今謂尸在阼夫人命婦在尸西北外宗等當在東房小臣鋪席者謂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供大斂也士喪禮云布席如初注云亦下莞上簟也鋪於阼階上於

堂南北為少南商祝鋪絞紟衾衣者商祝亦是周禮喪祝也其鋪絞紟衾衣等致于小臣所鋪席上以待尸士盥于盤上者士亦喪祝之屬也周禮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是將應舉尸故先盥手於盤上也雜記云士盥于盤北是也士舉遷尸于斂上者斂上即斂處也卒斂者大斂衣裳畢也宰告者宰大宰也斂畢大宰告孝子道斂畢也子馮之踊者孝子待得告乃馮尸而起踊夫人東面亦如之者亦馮尸而踊鄉者夫人命婦俱東鄉於尸西今獨云夫人馮者命婦賤不得馮也馮竟乃斂於棺注正義曰成服則著喪冠此云弁絰是未成服此雖以大斂為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絰君大夫士之子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云弁如爵弁而素素者已具於下檀弓疏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絰者案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與他殯事尚弁絰明自為父母弁絰可知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注先入右者入門而右也巫止者君行必與巫巫主辟凶邪也釋菜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主人房外南面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音義

巫止本或作巫止門外門外衍字耳辟必亦反邪似嗟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大夫大斂節也主人迎者主人適子也聞君至而出門迎君也先入門右者右門內東邊也適子出門迎君望見馬首不哭不拜而先還入門右北面以待君至也士喪禮云見馬首不哭還入門右北面注云不哭厭於君不敢伸其私恩也巫止于門外者君臨臣喪巫祝桃茢以辟邪氣今至主人門恐主人惡之故止巫于門外也士喪禮云巫止於廟門外祝代之巫止祝代具在檀弓疏也君釋菜者鄭云釋菜禮門神也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禮門神而入也祝先入升堂者巫止而祝代入故先於君而入門升自阼階也祝以其事接通鬼神者也君即位于序端者君隨祝後而升堂即位於東序之端阼階上之東是適子臨斂處也士喪禮云君升自阼階西鄉主人房外南面者主人鄉者在門右君升則主人亦升立君之北東房之外面鄉南俱欲視斂也還尸者鄉鋪絞紟衾衣

而君至今列位畢故舉尸于鋪衣上也宰告者亦告主人道斂畢也主人降北面于堂下者主人得告斂畢事竟故降西階堂下而鄉北立待君也君撫之者君臣情重方為分異故斂竟而君以手撫案尸與之別也主人拜稽顙者主人在堂下鄉北見君撫尸故拜稽顙以禮君之恩君降者君撫尸畢而下堂也升主人馮之者君馮之巳畢降堂而主人升還馮尸也升主人者君命升之也主人升降皆西階也士喪禮云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顙君降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命主婦馮之者君亦又命主婦馮尸也注正義曰所以巫止者禮敬主人故不用將巫入對尸柩云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者禮運文也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者以士喪禮其子不得升今大夫之子將斂之時在房外南面故云大夫之子尊得升視斂也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注其餘謂卿大夫及主婦之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士斂之節士喪卑無恩君不視斂故云君不在也其餘禮猶大夫也者謂鋪衣列位男女之儀事悉如大夫也若有大夫來而君在位則卿大夫位亦在堂廉近西也士喪禮云君升主人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案彼意則主人西也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注目孝子踊節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孝子貴賤踊節也

君撫大夫撫内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注撫以手案之也内命婦君之世婦音義姪大結反娣大計反君大夫馮父母

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注目於其親所馮也馮謂扶持服膺音義長丁丈反下同膺於陵反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注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馮之類必當心音義奉芳勇反拘音俱一音古侯反馮尸不當君所注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音義處昌慮反凡馮尸興必踊注悲哀之至馮尸必坐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撫尸及馮尸之節

君撫大夫者大夫貴故自撫之撫内命婦者命婦君之
世婦撫内命婦則不撫賤者可知也大夫撫室老撫姪
娣者大夫以室老為貴臣以姪娣為貴妾死則為之服
故並撫之也既撫姪娣則賤妾不撫也君大夫馮父母
妻長子者君及大夫雖尊而自主此四人喪故同馮之
馮父母撫妻子而并云馮通言耳不馮庶子者賤故不
得也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者士賤故所馮及庶子也
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者庶子若有子則父母亦
不馮前所馮之庶子是無子者也然君大夫之庶子雖
無子並不得馮也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者凡主人
也父母妻子謂尸之父母妻子也父母尊故馮尸在先
妻子卑故馮尸在後君於臣撫之者此以下目恩深淺
尊卑馮撫之異也君尊但以手撫案尸心身不服膺也
盧云賤者略也父母於子執之者盧云執當心上衣也
子於父母馮之者謂服膺心上也婦於舅姑奉之者盧
云尊故捧當心上衣也舅姑於婦撫之者亦手案尸心

與君為臣同也妻於夫拘之者盧云拘輕於馮重於執也庾云拘者微引心上衣也賀云拘其衣衾領之交也夫於妻於昆弟執之者為妻及自為兄弟但執之盧無別釋而賀云夫於妻執其心上衣也於兄弟亦執心上衣馮尸不當君所者所猶處也假令君已馮心則餘人馮者不敢當君所馮之處則宜少避之凡馮尸興必踊者凡者貴賤同然也馮尸竟則起但馮必哀殞故起必踊泄之也注正義曰目於其親謂死者之親馮尸也父母先謂死者父母妻子後是死者之妻子故云目於其親所馮謂題目所馮之人此恩之深淺尊卑之儀也者馮者為重奉次之拘次之執次之尊者則馮奉卑者則撫執執雖輕於撫而恩深故君於臣撫父母於子執是兼有尊卑深淺云馮之類必當心者士喪禮君坐撫當心此下云馮尸不敢當君所明君不撫得當君所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甴非喪事不言君為廬

宮之大夫士禫之注宮謂圍障之也禫袒也謂不障音義倚於綺反苫始占反枕之鴆反甶苦内反禫章善反注同露也障音章下同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兄不次於弟明君大夫士遭喪斬衰齊衰大功等居廬及堊室至祥禫以來降殺之節各依文解之此一經論初遭喪君大夫士居廬之禮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故云居倚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寢苫枕甶者謂孝子居於廬中寢臥於苫頭枕於甶非喪事不言者志在悲哀若非喪事口不言說君為廬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大夫士禫之者禫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案既夕禮注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定本無枕甶字唯有寢苫二字

既葬拄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注不於顯

者不塗見面音義拄張主反楣音眉見賢遍反疏正義曰既葬拄楣者既葬情殺故拄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於顯者言塗廬不塗廬外顯處君大夫士皆宮之者以大夫士既葬故得皆宮之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注不欲人屬目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音義適丁歷反屬音燭疏正義曰凡非適子謂庶子也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者既非喪主不欲人所屬目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為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

家事注此常禮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居喪常禮既葬與人立者未葬不與人並立既葬後可與人並立也猶不羣耳君言王事不言國事者君諸侯王天子也既可並立則諸侯可得言於天子之事而猶不自私言巳國事也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者公君也大夫士葬後亦得言君事而未可言私事也注正義曰庾氏云案曾子問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此言既葬而與人立得為常禮者鄭以下經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是權禮故以此經不言國事及不言家事大判為常禮也且曾子問據無事之時故不羣立不旅行此有事須言故與人立也

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注此權禮

也弁經帶者變喪服而弔服輕可以即事也音義辟音避下注猶辟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是權禮也若值國家有事孝子不得遵恒禮故從權事此云既葬謂葬竟未卒哭也王政入於國者謂王政令之事入於已國也既卒哭而服王事者謂身出為王服金革之事也庾云謂此言君既葬王政便入國候卒哭乃身服王事前云君言王事謂言答所訪逮而已王政未入於國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者亦權事也謂國之政令入大夫家也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此謂服國事也弁經帶者弔服也言卒哭則有變服今有事不得服已變服而服弔服以從金革之事無所辟也變服重弔服輕故從戎便也此與君互也此言服弁經則國君亦弁經國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但君尊不言奪服耳然此云弁經帶弁經謂弔服帶謂喪服要經明雖弔服而有要經異凡弔也注正義曰案曾子問云金革之事

無辟也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是權禮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注黝堊堊室之飾也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外無哭者於門外不哭也內無哭者入門不哭也禫踰月而可作樂樂作無哭者黝堊或為要期禫或皆作道音義黝於糾反堊烏路反又烏各反注同禫大感反道音導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練及祥禫之節不與人居者謂在堊室之中猶不與人居也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者此常禮也練後漸輕故得自謀己國家事也既祥黝堊者祥大祥也黝黑也

平治其地令黑也堊白也新塗堊於牆壁令白稍飾故也祥而外無哭者祥亦大祥也外中門外即堊室中也祥之日鼓素琴故中門外不哭也禫而内無哭者内中門内也禫巳縣八音於庭故門内不復哭也樂作矣故也者二處兩時不哭是並有樂作故也隱義云練後三日一哭於次次在中門外謂堊室也至大祥則不復於外若有弔者則入即位哭是外無哭者注正義曰黝謂治堊室之地堊謂塗堊室之牆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者釋宮文云禫踰月而可作樂者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是祥踰月而可作樂也云樂作無哭者以其樂作故無哭如鄭此注之意以祥踰月作樂故禫時無哭矣則經云樂作之文但釋禫時無哭之意不釋祥之無哭皇氏以為祥之日鼓素琴樂作之文釋二處兩時無哭與鄭注違皇說非也定本禫踰月作樂祥字作禫字禫之踰月自然從吉樂作可知恐禫字非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注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宫也音義不復扶又反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内者父在為母為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内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注歸謂歸夫家也音義期音基下同為母為並于偽反下為之賜注為之則為並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釋禫節言禫時從御婦人於内也吉祭而復寢者謂禫祭之後同月之内值吉祭之節行吉祭訖而後復寢若不當四時吉祭則踰月吉祭乃復寢故士虞記云中月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也亦不待踰月故熊氏云不當四時祭月則待踰月也案閒傳既

祥復寢與此吉祭復寢不同者彼謂不復宿中門外復於殯宮之寢此吉祭後不復宿殯宮復於平常之寢文雖同義别故此注不復宿殯宮也明大祥後宿殯宮也杜預以為禫而從御謂從政御職事鄭必為御婦人者下文云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内既言不御於内故知此御是御婦人也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注正義曰女子出嫁為祖父母及兄弟為父後者皆期九月謂本是期而降在大功者案喪服女子為父母卒哭折笄首玄謂卒哭喪之大事畢可以歸於夫家此云既練歸不同者熊氏云喪服注云卒哭可以歸是可以歸之節其實歸時在練後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注此公公士大夫有地者也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疏正義曰此

一經明公士大夫有地之君喪其臣歸之節公之喪者臣下呼此有地大夫之君為公故云公之喪大夫俟練者此君下之臣大夫待練而歸注正義曰知此公是公士大夫有地者以其臣大夫待練士待卒哭故知非正君若正君案雜記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彼謂正君與此殊故知此非正君云其大夫士歸者謂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者皇氏云素先也君所食都邑謂公士大夫之君采地言公士大夫在朝廷而死此臣先在其君所食之采邑故云素在君所食都邑之臣君喪而來服至小祥而各反故云歸也皇氏所解於文為便然唯據國中而死若在采邑理則不包也熊氏云素在君所謂此家臣為大夫者素先在君所食都邑之臣謂家臣不在君所出外食都邑者今君喪皆在若大夫士練及卒哭後素在君所者歸於家素食都邑者歸於都邑若如熊氏解鄭當云素在君所及食都邑之臣今不云及其義疑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注歸謂歸其宮也忌日死日也宗室宗子之家謂殯宮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音義上時掌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庶子遭喪歸家之節大夫士謂庶子為大夫士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大夫士有父母之喪至小祥各歸其宮也隱義曰大夫士父母之喪既小祥而歸庶子為大夫士者也適子終喪在殯宮也朔月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者朔月朔望也忌日死日也宗室適子家殯宮也雖練各歸至忌日及朔望而歸殯宮也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者諸父諸兄弟並期為輕故至卒哭而各歸賀氏云此弟謂適弟則庶兄為之次云至卒哭乃歸也下云兄不次於弟謂庶弟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注謂不就其殯宮為次而居

疏正義曰喪既畢故尊者不居其殯宮次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注為之賜謂

有恩惠也疏正義曰此經以下至君退必奠明君於大夫及士并夫人於大夫士恩賜弔臨主人

迎送之節各隨文解之此一經論君於大夫世婦之禮此世婦謂內命婦大斂為常為之恩賜則小斂而往然則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斂焉為之賜則未襲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是卿未襲而往案柳莊非卿衛君即弔急弔賢也

於外命

婦既加蓋而君至注於臣之妻畧也疏正義曰外命婦恩輕故既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君至也則知大夫及世婦未加蓋以前君至也於士既殯而往為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注殷猶大也朝夕小奠至月朔則大

奠君將來則具大奠之禮以待之榮君之來也祝負墉南面直君北房户東也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大夫殯即成服成服則君亦成服錫衰而往弔之音義直如字又音值當也先後悉見反下胡豆反一音並如字夾古洽反擯者進注當贊主人也始立門東北面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注稱言舉所以來之辭也視祝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音義相息亮反下相君並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君賜及夫人於大夫士及妻妾恩賜之差又明君弔士大夫之禮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為之賜之大斂

焉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者謂夫人於大夫及外命婦既殯而往但有一禮無恩賜差降之事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者君於大夫雖視大斂或有既殯之後而始往與上同也使人戒之者謂君將往使人豫戒告主人使知之主人具殷奠之禮者殷大也主人得君之戒告先備具月朔大奠之禮重君之來故也俟于門外者君來之時主人待於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者謂見君馬首先君而入門右謂門東北面祝先升自阼階者君應升自阼階故祝先道君升阼階負墉南面者墉壁也祝先升阼階在君之北立於房户之東背負壁而鄉南也君即位于阼者主人不敢有其室故君位于阼而西鄉也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者前後小臣各二人執戈辟邪氣也君升而小臣夾階北面俟君也盧云上言即位于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即位于序端此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禮已成故即

位于阼階也擯者進擯謂贊於主人禮者擯者始在門東北面今君既升阼則此擯者進於孝子前告孝子使行禮也然喪贊曰相而此云擯者以君之弔禮無嫌擯道之義故得以擯言之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臨視故主人于庭中北面拜而稽顙君稱言者稱舉也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舉言既畢當哭踊祝以相君祝先踊君乃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注正義曰直君北者直當也君既在阼階祝立當君北在房户東而南鄉也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者顧命云夾階上戺是夾階立也云大夫殯即成服者大夫除死日三日殯與成服同日主人既成服故君錫衰而往弔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注迎

不拜拜送者拜迎則為君之答已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壹問之在殯壹往焉注所以致殷勤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君來弔士與大夫共禮不同大夫則奠可也者君既在阼主人在庭踊畢則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言對人君可為此奠士則出俟于門外者士卑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君於門外謂君將去也命之反奠乃反奠者君使人命反設奠士乃反入設奠也卒奠者設奠畢也主人先俟于門外者奠畢主人又先出門待君大夫士同然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者出去也主人於門外送之而拜也注正義曰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然則喪法孝子拜賓無答拜之理今者君出孝子雖拜君無答理而云拜迎則為君之答已者以尋常禮敵孝子雖拜賓無答理今君來臨臣臣既拜迎尊卑禮隔意恐君之答已故不敢

拜迎案僖二十四年左傳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有喪拜馬者謂其餘諸侯來弔國喪以其卑主不拜之若宋來弔王用敵禮拜謝之亦是主人拜賓之義也

君弔則復殯服注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復或為服疏正義曰謂臣喪大斂與殯之時君有故不得來至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復殯服者復反也殯服謂殯時未成服之服主人于時反服此服新君之事其服則首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注云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

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注視世子而踊世子從夫人夫人以為節也世子之從夫人位如祝從君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夫人弔臣禮先入門右者門亦大門也謂孝子迎君之妻禮亦如迎君禮也夫人入升堂即位者亦升阼階西鄉如君也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者主婦臣妻也既夫人來弔故婦人為主人當夫人升堂即位時而主婦從西階而下拜稽顙於堂下如男主也夫人視世子而踊者世子夫人之世子隨夫人來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祝道君也奠如君至之禮者亦先戒乃具殷奠夫人即位哭後主婦拜竟而

設奠事如君弔禮者若士則亦主人先出而聽命反奠也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者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內而拜送之而不拜迎而拜送之義與君同也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者亦如送君也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故主人不拜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隣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注入即位于下不升堂而立阼階之下西面下正君也衆主人南面於其北婦人即位於房中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後主人而拜者將拜賓

使主人陪其後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音義

下正户 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君之禮不迎于門外嫁反

者貶於正君謂大夫下臣稱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也入即位于堂下者阼階下也大夫君入寢門不得升堂乃即阼階下位而西鄉也主人北面者主人適子也其君既即阼階下位故適子辟之位所以在君之南北面也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者婦人之位在堂其君既來故婦人並為位于東房中也然此言婦人即位房中非止大夫之君亦總正君來禮如此也又不言大夫之君妻來者當同夫人禮也又前君臨大斂云主婦尸西不言辟者大斂哀深故不辟君今既殯後哀殺故辟也亦與前互也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隣賓客其君後主人而拜者若當此大夫君來弔時或有其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命婦之命或有昔經使四鄰之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若或有此諸賓在庭

則此大夫之君代主人拜命及拜諸賔也所以爾者喪用尊者拜賔故也君雖代為主拜賔而猶不敢同於國君專代為主故以主人陪置君之後也主人在君後而拜謂君先拜主人後拜也注正義曰婦人即位於房中者東房中云君雖不升堂猶辟之也者以婦人合在尸西東面君來升堂婦人辟之在房中今大夫君來雖不升堂婦人猶辟之於房中也然案未大斂之前君雖來主婦猶在尸西其既殯已後君雖來不顯婦人之位今此大夫君云婦人即位房中明正君既殯而來婦人亦即位房中也故云猶辟之云而君前拜不俱拜者主人無二也者以經云其君後主人而拜是君在前主人在後又君拜在前主人拜在後是主人立與拜皆在君後不與君同時拜君既為主當推君在前故云主人無二也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注塗之後雖往不踊也踊或為哭

或為浴疏 正義曰君弔臣唯見尸柩乃踴者若不見尸柩則不踊案前文既殯君往視祝而踊殯後有踊者皇氏云雖殯未塗則得踊故鄭此注云塗之後雖往不踊也是既殯未塗得有踊也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注榮君之來疏 正義曰君不先戒故臣不得具殷奠君退必奠者君來不先戒當時雖不得殷奠而君去後必設奠告殯以榮君來故也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注大棺棺之在表者也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木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

杝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此以内説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椑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上大夫謂列國之卿也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音義屬音燭後皆同椑步歷反重直龍反下同兕詞履反被音皮下同厚户豆反杝以支反差初隹反徐初宜反僭子念反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下至篇末總論君大夫士等棺椁及飾棺之異并碑綍之殊各依文解之此一經論君大夫士等棺椁厚薄之制禮天子之棺四重故檀弓云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棺一注云所謂椑棺梓棺二注云所謂屬與大棺然則天子四重之棺都合厚二尺四寸也若

上公棺則去水皮所餘三重合厚二尺一寸也若侯伯子男則又去兕皮但餘三棺為二重合厚一尺八寸也若上大夫則又去椑所餘屬六寸及大棺八寸為一重合厚一尺四寸若下大夫亦有屬四寸及大棺六寸但寸數減耳大棺六寸屬四寸合厚一尺也若士則不重唯大棺六寸也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者屬六寸椑四寸二者合一尺就大棺八寸為一尺八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去椑四寸所餘二種合為一尺四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者各減二寸合餘一尺也士棺六寸者無屬唯大棺六寸也注正義曰以名大棺故知在表云四者皆周者謂水兕革棺杝棺梓棺等皆周於尸惟椁不周此以内說而出也者謂檀弓此文從内而說以次出外而謂近尸有水革次外有兕革次外有椑次外有屬次外有大棺云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椑用杝者以檀弓云杝棺一梓棺二從内出外而言此先云大棺及屬乃始云椑是從外鄉内而說故知大棺及屬

當梓棺也椑當杝棺也云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者以天子四上公三去其一重故知革棺不被但有兕也云諸侯無革棺再重也者以此經但云君大棺屬椑不云革故知無革棺也此君謂侯伯子男也此經上下大夫但云大棺與屬無杝椑是大夫無椑一重也經唯云士棺六寸是士無屬不重也案檀弓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是庶人之棺四寸云趙簡子云不設屬椑時僭也者案哀公二年趙簡子與鄭師戰于鐵簡子自誓云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案此大夫依禮無椑明簡子所云罰始無椑故知當時大夫常禮用椑是時僭也

君裹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注鐕所以琢著裏音義鐕子南反釘也琢陟角反本又作椓著直畧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裏棺之制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以綠繒貼四角定本經中綠字皆作琢琢謂鐕琢朱繒貼著於棺也用雜金鐕者鐕釘也舊說云用金釘又用象牙釘雜之以琢朱綠著棺也隱義云朱綠皆繒也雜金鐕尚書曰貢金三品黃白青色大夫裏棺用玄綠者四面玄四角綠用牛角鐕者不用牙金也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同大夫用牛骨鐕不言從可知也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注用漆者塗合牝牡之中也衽小要也音義要一遥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衽束之數君蓋用漆者蓋棺上蓋用漆謂漆其衽合縫處也三衽三束者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輙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

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者以漆衽合縫處也大夫士横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者士卑故不漆也言二衽二束者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衡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横唯二束此文是也故鄭注司士云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喪大記曰君纁披六大夫披四前纁後玄士二披用練人君禮文欲其數多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是也皇氏不見鄭之此注以為此經大夫士二衽二束者據披從束而言其横皆為三束其義非也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注綠當為角聲之誤也角中謂棺内四隅也鬊亂髮也將實爪髮棺中必為小囊盛之此綠或為簍音義鬊音舜爪側巧反囊乃剛反徐音託盛音成簍魯口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鬠爪之異實于綠中者綠即棺角也其死者亂髮及手足之爪盛于小囊實于棺角之中士埋之者士賤亦有物盛髮爪而埋之注正義曰知綠當為角者上文綠為色以飾棺裏非藏物之處以綠與角聲相近經云綠中故讀綠為角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注欑猶菆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幬覆也暨及也此記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輴欑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

大夫之殯廢輴置棺西牆下就牆欑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欑中狹小裁取容棺然則天子諸侯差寛大矣士不欑掘地下棺見小要耳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幬或作錞或作埻音義輴勑倫反欑才冠反下同幬音道注同暨其器反注同見賢遍反注同菆才工反本亦作叢參初金反差初宜反題音啼湊七豆反注徐之樹反下同差寛初賣反又初佳反掘其越反又其勿反錞徒對反又徒卧反又徒猥反埻依字支允反又支閏反徐都卧反沈都雷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尊卑殯之制度君殯用輴者君諸侯也殯時置棺於輴內欑至于上者以木欑輴至於棺上畢塗屋者畢盡也此所欑殯之大有似屋形欑之既訖盡塗其屋也大夫殯以幬者幬覆

也謂棺衣覆之也大夫言幬覆則王侯並幬覆也謂棺衣覆之言大夫幬即加斧之類是也欑至于西序者屋堂西頭壁也大夫不輴又不四面欑以一面倚西壁而三面欑之又上不為屋也塗不暨于棺者暨及也王侯塗之而欑廣去棺遠大夫亦塗而欑狹去棺近裁使塗不及棺故云不暨棺也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者士掘肂見衽其衽之上所出之處亦以木覆上而塗之故謂塗上也士喪禮云乃塗注云以木覆棺上而塗之為火備也帷之者帷障也貴賤悉然故朝夕哭乃徹帷也注正義曰云欑猶菆也者謂菆聚其木周於外也云屋殯上覆如屋者也解經畢塗屋屋是殯上之覆形似於屋故云如屋云云此記參差者謂記此大記之文其事參差若君據天子應稱龍輴不得直云殯用輴若君據諸侯不得云欑至于上畢塗屋其文或似天子或似諸侯故云參差云云以檀弓參之檀弓云天子之殯菆塗龍輴以槨故知天子殯居棺以龍輴又云以槨故知欑木題湊象

椁云上四注如屋以覆之者謂上以四注垂而鄉下如似屋簷以覆其上云畫塗之者謂四邊及上皆塗之云諸侯輴不畫龍欑不題湊象椁者以檀弓唯云天子龍輴此經直云君殯用輴不云龍是諸侯不當也謂不畫其輴為龍檀弓唯云天子菆塗龍輴以椁則知諸侯不題湊象椁云其他亦如之者除此龍輴題湊象椁之外其他亦如之其他謂菆木畢塗屋亦如天子也必知天子椁四阿者成二年左傳云宋文公卒椁有四阿是僭天子禮但凡殯之禮天子先以龍輴置於客位殯處然後從阼階舉棺於輴中輴外以木菆輴之四邊木高於棺乃從上加綃黼於棺上然後以木題湊題頭也湊鄉也謂以木頭相湊鄉内也象椁上之四注以覆之如屋形以泥塗之於屋之上又加席三重於殯上其諸侯則居棺以輴亦菆木輴外木高於棺後加布幕於棺上又菆木於塗上不題湊象椁也雖不象椁亦中央高似屋形但不為四注故經云畢塗屋總包君也塗上加席三

重云大夫之殯廞輴者案下檀弓云三臣廞輴據殯時也是大夫之殯廞輴云欑中狹小裁取容棺者以經云塗不暨于棺明其狹小畢者既狹則知天子諸侯差寛大矣云士達於天子皆然者謂皆帷之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注熬者煎穀也將塗設於棺旁所以惑蚍蜉使不至棺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其餘設於左右音義熬五羔反種章勇反下及注同筐音匡腊音昔蚍音毗蜉音浮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熬穀之異熬者謂火熬其穀使香欲使蚍蜉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加魚腊焉者魚腊謂乾腊案特牲士

腊用兔少牢大夫腊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亦為慼蚍蜉注正義曰此云士二種四筐士喪禮熬黍稷各二筐又與此同故引之又引士喪禮云設熬旁一筐者證設熬之處云大夫三種加以梁者以曲禮云歲凶大夫不食梁明豐年常食梁故知大夫加以梁公食大夫禮黍稷稻梁云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手足皆一者當以士喪四筐設熬旁各一筐則兩旁有兩筐首有一筐足有一筐也云其餘設於左右者兩筐在首足以外皆設於左右旁也

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

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注飾棺者以華道路及壙中不欲衆惡其親也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也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緣邊為雲氣火黻為列於其中耳偽當為帷或作于聲之誤也大夫

以上有褚以襯覆棺乃加帷荒於其上紐所以結連帷荒者也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笭衣以青布柳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為魚縣於池下揄揄翟也青質五色畫之於絞繒而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揺行則又魚上拂池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士則去魚齊象車蓋蕤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爪分然綴貝絡其上及旁戴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漢禮翣

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者畫雲氣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既窆樹於壙中檀弓曰周人牆置翣是也綏當為緌讀如冠緌之緌蓋五采羽注於翣首也音義黻音弗褚張呂反下同偽依注讀為帷位悲反齊如字徐才細反翣所甲反戴丁代反披彼義反徐甫髮反下同綏依注為緌音緌耳隹反下同揄音遙注同紐女九反緇側其反壙古晃反惡烏路反衣於既反下衣以皆同以上時掌反下魚上同答音零縣音玄下皆同揺音遙一音以照反去起呂反車蓋緌絕句一讀以緌向下爪古華反分扶問反又皮莧反又夫云反廣古曠反高古報反又如字長直諒反又如字後放此從才用反疏正義曰此一經

明葬時尊卑棺飾君龍帷者君諸侯也帷㡚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為龍象人君之德故云龍帷也三池者諸侯禮也池謂織竹為籠衣之青布挂著於柳上荒邊爪端象平生宮室有承霤也天子生有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象之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於後一故三池也振容者振動也容飾也謂以絞繒為之長丈餘如幡畫幡上為雉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黼荒者荒蒙也謂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火三列者列行也於鼈甲黼文之上荒中央又畫為火三行也火形如半環也黻三列者又畫為兩已相背為三行也素錦褚者素錦白錦也褚屋也於荒下又用白錦以為屋也葬在路象宮室也故雜記云素錦以為屋而行即褚是也加偽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纁紐六者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為紐連之相著旁各三凡用六紐故云纁紐也齊五采者謂鼈甲上當

中央形圓如車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五采謂人君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故云五采也五貝者又連貝為五行交絡齊上也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者翣形似扇以木為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也凡有六枚二畫為黼二畫為黻二畫為雲氣諸侯六天子八禮器云天子八翣諸侯六大夫四鄭注縫人云漢禮器制度飾棺天子龍火黼黻皆五列又有龍翣二其戴皆加璧也皆戴圭者謂諸侯六翣兩角皆戴圭玉也魚躍拂池者凡池必有魚故此車池縣絞雉又縣銅魚於池下若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池也隱義曰振容在下是魚在振容間君纁戴六者事異飾棺故更言君也纁戴謂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也謂之戴者戴值也使棺堅值棺橫束有三亦每一束兩邊輒各屈皮為紐三束有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纁披六者纁謂亦用絳帛為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

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大夫畫帷者不得為龍畫為雲氣二池者不得三故二也庾云兩邊而已賀云前後各一不振容者謂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為振容故云不振容也其池上揄絞則有也畫荒者不為斧而為雲氣也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者與君同也纁紐二玄紐二者不得六故用四以連四旁也不抍一色故二為纁二為玄也齊三采者絳黃黑也三貝者又降二也黻翣二畫翣二者降兩黼也皆戴綏者翣角不圭但用五采羽作綏注翣兩角也魚躍拂池者無絞雉而有縣銅魚也大夫戴前纁後玄者事異故更言大夫也降人君故不並用纁也其敚與披同用四也披亦如之者色及數悉與戴同也士布帷布荒者士帷及荒皆白布為之而不畫也一池者唯一池在前也揄絞者亦畫揄雉於絞在於池上而池下無振容知者大夫既不振容明士亦不振容於池下纁紐二緇紐二者又降玄用緇也猶用四

連四旁齊三采者與大夫同也一貝者又降二行但一行絡之耳畫翣二皆戴緌者又降二黻也池上翣悉緌故云皆也士戴前纁後緇者事異故重言士也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頭二戴用緇通兩邊為四戴舉一邊即兩戴也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用纁若通兩旁則亦四披也注正義曰以華道路及壙中者以翣入壙中則知餘物堪入壙中者皆入云荒蒙也者以爾雅荒蒙俱訓為奄故荒得為蒙云皆所以衣柳也者謂木材將此帷荒在外衣覆之故云皆所以衣柳云黼荒緣邊為黼文畫荒緣邊為雲氣者既云黼荒畫荒又云火三列黻三列火黻既為三列其處寬多宜在荒之中央則知黼之與畫宜在荒之外畔云偽當為帷或作于者偽字與帷聲相近又諸本偽字作于者于帷聲又相近因聲相近而遂誤作偽字或作于字故云聲之誤也云紐所以結連帷荒者荒在上帷在旁屬紐以結之與束棺屬披之紐別也故鄭

注司士云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是披紐與此異也云池以竹為之如小車答衣以青布者鄭以漢之制度而知如小車答者以小車之箱必猶狹長故云如小車答云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者荒之爪謂荒之材出外若人之指爪而縣此池於荒之爪端其池若宮室之承霤然云語辭也云以銅為魚縣於池下者以參漢之制度而知也云揄揄翟也青質五色者爾雅釋鳥文經云揄絞故知畫揄於絞繒也經云振容故知垂之以為振容象水草之動摇云行則又魚上拂池者以經云魚躍拂池躍是鄉上之名非行不動故知行則魚上拂池引雜記曰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者此經云不振容雜記云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若屬於池則振容不屬於池下是不振容也云士則去魚者言士同大夫不振容更又去魚故云士則去魚此云士揄絞明大夫亦揄絞但大夫不以揄絞屬於池下為振容而皇氏不鮮鄭之此旨謂大夫不揄絞而有銅魚士

無銅魚而有揄絞以為魚陰而絞陽大夫偏君故奪其陽不尋其義一何疏妄之甚云齊象車蓋蕤者凡車蓋四面有垂下蕤今此齊形象此車蓋及蕤謂上象車蓋旁象蓋蕤云縫合雜采為之形如瓜分然者言齊形既圓上下縫合雜采豎有限攝如瓜內之子以穰為分限然也皇氏云如虎掌之爪皮外其色有部分若然此注唯據班爪事恐不合耳云所以連繫棺束與柳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者謂用此戴索連繫棺束之紐與外畔柳材使相當值謂連棺著柳將披一頭以結此戴更垂披頭鄉外使人執之備柩車傾動云以木為筐者謂以木為翣之筐若門戶四面筐也云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者謂廣方正不圓曲也云綏當為緌至翣首也者以周禮夏采掌染鳥羽為夏翟之色故名夏采其職掌復建緌故知緌五采羽注翣首謂翣之兩角諸

侯則戴

以圭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注大夫廢輴此言輴非也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聲之誤也輇字或作團是以文誤為國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碑桓楹也御棺居前為節度也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綍或為率音義輴依注音輇市專反下同王勑倫反綍音弗碑彼皮反御棺一本作御柩葆音保用國依注亦作輇市專反王如字

云一國所用比必利反注同
團徒丸反引音脣率音律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葬時在路尊卑載柩之車及
碑繂之等君葬用輴者諸侯載柩在路而用輴當用輇
車用輴非也四繂二碑者繂有四條碑有二所此諸侯
也天子則六繂四碑御棺用羽葆者雜記云諸用匠人
執羽葆以鳥羽注於柄末如蓋而御者執之居前以指
麾為節度也大夫葬用輴者言輴非亦當為用輇也二
繂二碑者碑各一孔樹於壙之前後繂各穿之也士葬
用國車者國亦當為輇也二繂無碑者手縣下之比出
宮御棺用功布者比出宮謂柩在宮牆內也功布大功
布也士用大功布為御也大夫用茅自廟至墓士卑御
自廟至大門牆內而止出路便否至墓不復御也隱義
云羽葆功布等其象皆如麾注正義曰鄭引大夫廢輴
此經云葬用輴與檀弓違故云此言輴非也云輴皆當
為載以輇車之輇者謂經云君葬用輴大夫葬用輴此
二輴皆當為載以輇車之輇讀從雜記之文謂君及大

夫皆載以輇車明不以輴也必知非輴者以此文云士葬用國車國字與團字相似因誤耳團與輇聲相類輇則蜃車也在路載柩尊卑同用蜃車故知經云輴者非也輴國皆當為輇云尊卑之差也在棺曰綍者皇氏云天子諸侯以下載柩車者皆用輇也其尊卑之差異在於棺飾耳則前經棺飾是尊卑異也熊氏云尊卑之差謂此經君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二綍無碑御棺用功布失鄭注意其說非也云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綍而設碑是以連言之者此一經所論在道之時未論窆時下棺之節既是在塗經當應云引而云綍與碑者其初時在塗後遂窆葬因在塗連言窆時故云是以連言之至窆時下棺天子則更載以龍輴故遂師注云蜃車柩路也行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是天子殯用龍輴至壙去蜃車載以龍輴以此約之則諸侯殯以輴葬則用輴明矣若大夫唯朝廟用輴殯則不用輴葬時亦無輴也士則殯不用輴

朝廟得用輁軸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輁軸與大夫異禮有損之而益之也云碑桓楹也者下檀弓云三家視桓楹是僭也則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則樹兩大木為碑謂之桓楹此經君稱二綍二碑故云桓楹也謂每一碑樹兩楹云士言比出宮用功布則出宮而止至壙無矣者以士卑故出宮在路無御柩之物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入坎為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咸讀為緘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紼於柩

之緘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此時棺下窆使輓者皆繫紼而繞要負引舒縱之備失脫也用紼去碑者謂縱下之時也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横貫緘耳居旁持而平之又繫鼓為縱舍之節大夫士旁牽緘而已庶人縣窆不引紼也禮唯天子葬有隧今齊人謂棺束為緘繩咸或為椷音義封依注作窆彼驗反下及注機封同咸依注讀為緘古巖反毋音無下同諱音華説吐活反輓音晚繞而沼反要一遥反縱子用反下同舍音捨隧音遂延道也椷古咸反一本作緘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尊卑下棺之制凡封用綍去

碑負引者封當為窆窆謂下棺下棺之時將繂一頭以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繂去碑負引也君封以衡者諸侯禮大物多棺重恐棺不正下棺之時别以大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大夫士以咸者大夫士無衡使人以繂直繫棺束之緘而下於君也君命無譁以鼓封者謂君下棺時命令衆人無得諠譁以繫鼓為窆時縱捨之節每一鼓漸縱繂也大夫命毋哭者大夫卑不得繫鼓直命人使無哭耳士哭者相止也者士又卑不得施教令直以哭者自相止

注正義曰此封或皆作斂者謂禮記餘本此經中封字皆作斂字者鄭以窆有斂義故引檀弓之文斂般請以機窆故云謂此斂也云然則棺之入坎為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者以下棺與斂尸相似故作記之時他本同稱斂故下棺亦以為斂也云屬紼於柩之緘者至壙說載除飾之後謂解此蜃車之繂繫於柩之緘束之

縕云又樹碑於壙之前後以紼繞碑間之鹿盧輓棺而下之者諸侯四繂二碑前後二紼各繞前後二碑之鹿盧其餘兩紼於壙之兩旁人輓之而下其天子則下檀弓注云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如鄭此注天子紼既有六碑但有四故以前碑後碑各鹿盧每一碑用二繂前後用四繂其餘兩繂繫於兩旁之碑案下檀弓注云諸侯之繂不云前後重鹿盧則諸侯之碑前後不重鹿盧也前碑後碑各用一紼其餘二紼在旁人持而下棺也經云用綍去碑謂前後綍耳其在旁之綍無碑也故前經士二綍無碑也是綍有人持之法不要在碑也案檀弓注云前後重鹿盧唯據天子皇氏云諸侯亦有前後重鹿盧四紼繫於前後二碑旁邊無紼既違鄭注下棺又危其義恐非也云禮唯天子葬有隧者案僖二十五年左傳云晉侯請隧王弗許曰王章也是隧為天子與章諸侯請故知天子有隧也杜元凱注左傳闕地通路曰隧諸侯皆縣柩而下路則輴也故遂師注云

至壙說載除飾更復載以龍輴是載以輴入隧道皇氏云棺從而下遂以納明器其說兼路也云今齊人謂棺束為緘絕者以今人之語證經緘是束棺之物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注椁謂周棺者也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音義而上時掌反抗

若浪反徐户剛反重直龍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所用椁木不同君松椁者君諸侯也諸侯用松為椁材也盧云以松黄腸為椁庾云黄腸松心也大夫柏椁者以柏為椁不用黄腸下天子也士雜木椁者士卑不得同君故用雜木也注正義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五寸謂端方也者鄭以椁本長短及厚薄無文故引柏椁以端長六尺明椁材每叚長六尺也又庶人厚五寸者欲明椁材每叚厚薄廣狹五寸也故云謂端方也端頭也謂材頭之方天子長六尺謂尊者用大材庶人方五寸而卑者用小材云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未聞其差所定也者天子既六尺而下未知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節級之數庶人自五寸而上未知士及大夫卿與諸侯天子差益之數故云未聞其差所定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雖有此約又無

正文可定云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者以椁繞四旁抗木在上俱在於外故疑厚薄齊等云天子五重以下者據抗木之數言之故禮器天子五重八翣是也每一重縮二在下衡三在上故既夕注云象天一合地二也

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注間可以藏物因以為節音義柷昌六反甒音武疏正義曰此一經明棺椁之間廣狹所容也君容柷者柷如漆桶是諸侯棺椁間所容也若天子棺椁間則差寬大故司几筵云柏席用萑玄謂柏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神坐之席是也諸侯棺椁間亦容席故司几筵云柏席諸侯則紛純稍狹於天子故此云容柷大夫容壺者壺是漏水之器大夫所掌曰士容甒者甒盛酒之器士所用也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注裏椁之物虞筐

之文未聞也疏正義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畧盧氏不録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五

禮記注疏卷四十五考證

君無襚○三字為句此注疏讀也熊氏則以君無襚大夫士六字為句士喪禮君襚不倒賈疏引此文亦以六字為句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臣召南按士喪禮褖衣鄭注引此記而倒其文云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禪謂之一稱於文義更為明白禪衣亦曰明衣士喪禮曰明衣不在算注云算數也不在算明禪衣

之不成稱也

大胥是斂注胥當為祝疏并引士喪禮商頌祝主斂○按頌字衍當云商祝主斂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疏士喪禮云云○按幠用夷衾賈疏云初死幠用大斂之衾以小斂之衾當陳今小斂後大斂之衾當擬大斂故用覆棺之夷衾以覆尸也

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注○顧炎武曰此二句互言之也鄭注已明而孔氏乃以吉祭為四時之祭雖禫之

後必待四時之祭訖然後復寢非也禫即吉祭也豈有未復寢而先御婦人者乎

疏杜預以為禫而從御謂從政御職事○臣名南按杜說異於鄭陳澔謂杜說是然以下文証之鄭說不可易也

君于大夫世婦疏熊氏曰彼謂帑也卿則小斂焉為之賜則未襲而往○臣名南按此文有誤彼謂帑也當作彼謂大夫也此熊氏解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

之意但春秋大夫書卒者皆是卿熊氏亦意為之說耳

主婦送於門内疏門寢門也婦人迎送不出門故夫人去於路寢門内而拜送之而不拜迎而拜送之義○臣台南按此門是大夫士家之寢門非路寢門也路字衍而不拜迎而拜送之義當作亦不拜迎而拜送之義承上文君退主人送於門内拜稽顙也

用雜金鐕疏尚書曰貢金三品黄白青色○按書言三

品者黄白赤三色也

蔌注所以感蚍蜉使不至棺也○按感字當作慼儀禮注可証

飾棺注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筐字當作匡

齊三采疏絳黄色也○臣召南按既夕齊三采注云齊居栁之中央若今小車之上蕤矣以三采繒為之上朱中白下蒼則此疏云絳黑黄者非也

士葬用國車注輇車柩車也尊卑之差也○臣召南按

注意似言載柩俱用輇車無尊卑之差也因本脫無字故熊氏以尊卑之差也屬下在棺曰綍行道曰引讀然牽强矣不如皇氏一叚為直截明白

大夫柏椁○臣召南按左傳定元年魏獻子卒於寗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疏曰卿葬於禮用柏椁可為此記之證

禮記注疏卷四十五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注疏卷四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馬步蟾

謄錄舉人臣鍾廷瑛

禮記註疏卷四十六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

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下有禘郊宗祖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音義

禘大計反嚳口毒反顓音專頊許玉反鯀古本又作鮌古本反篇末皆同冥莫經反契息列反下同圜音圓太昊音泰下大廟大祖大社同昊亦作皡胡老反下放此句古侯反芒音亡夏戸嫁反後夏曰皆同少詩召反下放此蓐音辱本亦作辱以上時掌反下上去以上同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祖始也言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虞氏云有者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此並熊氏之說也注正義曰此禘謂祭昊

天於圜丘也者但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於太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丈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圜丘耳但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以比餘廢為大祭總得稱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黄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黄帝以祖顓頊配黄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黄帝為虞氏九世祖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黄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為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毁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徳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黄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次焉何太微之

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為靈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為首禮周人立后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黄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而鄭必為此釋者馬昭申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嫄履大人之跡生后稷太任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侯云

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說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為堯後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刪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玄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為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禪唐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此是馬昭張融等申義也但張融以禘為五年大祭又以圜丘即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為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非鄭義也又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

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即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即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產軒轅是為黃帝產玄囂玄囂產喬極喬極產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產放勳是為帝堯黃帝產昌意昌意產高陽是為帝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叟瞽叟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傲又顓頊產鯀鯀產文命是為禹司馬遷為史記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云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此云宗武王又此經云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通言爾雜問志云春曰其帝大皞其神句芒祭蒼帝

靈威仰大皥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故鄭注典瑞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是也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者以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云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者以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已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有虞氏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后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者郊祭雖尊但祭一帝以嚳與

鯀及冥后稷之等配之皆不如所祖宗之人是小德配寡明堂雖卑於郊總祭五帝而以顓頊契湯文武配之皆優之於所配郊之人是大德配衆禮之殺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注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晢也必為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

音義燔音煩爾雅云祭天曰燔柴壇大丹反下同瘞於滯反埋武皆反爾雅云祭地曰瘞埋折之設反注同舊音逝又音制騂私營反字林云火營反處昌慮反坦吐但反炤本又作昭同章遥反又之名反晢之設反一音制黝於糾反

疏正義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柴於泰壇者謂積

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用騂犢鄭云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然宜用黝犢今因言以騂騂犢祭天所用而立其文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騂犢之義已具郊特牲疏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者謂瘞繒埋牲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也注正義曰案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也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者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

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注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為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

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音義相近依注讀為禳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坎苦感反幽宗雩宗並依注讀為禜禜敬反王如字見賢徧反注同亡如字無也一音撫吁許于反疫音役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四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諸侯之禮不同之事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亦取明也

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陽為義也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孰唯殺牲埋之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者相近當為禳祈禳卻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祭禳卻之令退也祈求也寒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祭月也者夜明者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為夜明也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爲禜禜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為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也雩宗祭水旱也者亦壇名也雩吁嗟也水旱為人所吁嗟禜亦營域也為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禜也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

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也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有天下者祭百神者有天下謂天子也祭百神神者即謂山林川谷在天下而益民者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者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其地則不祭者亡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山川之等則不得祭也注正義曰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者以天是陽神地為陰神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故云亦謂陰陽之神言亦者亦天地也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謂依周禮常祀歲時恆祭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關正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是以康成之意謂此諸神為祈禱之禮故康成六宗之義不以此神尊也明非常禮也祭時者謂

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不和為人害故祭此氣之神也祭寒暑者或寒暑太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祭水旱者水甚祭水旱甚祭旱謂祭此水旱之神若王肅及先儒之意以此為六宗歲之常禮宗伯不見文不具也非鄭義今不取云凡此以下皆用少牢者以埋少牢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祭用少牢案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為故鄭皆以為祈禱之祭也故諸相近為禳祈為禱祈之祈讀宗為禜也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初有水旱之災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又鄭注大祝云類造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攻說以是日月之災又皆時之事且不假用牲故也案何休膏肓引感精符云立推庋

以正陽日食則皷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皷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說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為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說正陽朱絲鳴皷豈說用牲之義也讖用牲於社者取經究句耳如鄭此言是用牲於社非當從左氏義也云宗皆當為禜者以經云幽宗雩宗之字義無所取宗字與禜字相近故並讀為禜也禜之言營者案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禜有營義故讀為禜云雩之言吁嗟也者案考異郵云雩呼吁嗟哭泣故云雩為吁嗟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晉侯有疾卜實沈臺駘為祟子産以此對晉侯言晉侯之疾非由日月星辰及山川之神也鄭引此文者證經中宗為禜禜是除去凶災之祭也云百者假成數也者計天下山川丘陵之神非但百數而已假此成數而言之案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為六

宗孔注尚書亦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為乾坤之子六為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岱為山宗許君謹案與古尚書同鄭駮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於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如鄭此言六宗稱禋則天神也日月也在郊祀之中又類于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為六宗也案禮論六宗司馬彪等各為異說既非鄭義今略而不論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注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為野土異其名嫌同也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音義大如字徐音泰腐音輔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其餘不變也注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為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音義更古行反數色主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

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義各依文解之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者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也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者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為有識故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者言此之名號從黄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宗祖者前論五代不變此論七代更變者故曰黄帝以下七代之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宗祖也其餘不變也者除此禘郊宗祖之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爾又引此以證之注正義曰云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者以生時形體既異不嫌是同故可名為命云至死腐為野土異其名嫌同也者人與萬物死至同為野土嫌恐人與萬物是同故殊異其名謂萬物死者曰折人死曰鬼嫌其同故也云五代謂黄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者周有六樂去周言之唯五代周備其樂是

周之禮樂所存法也知通數顓頊及嚳者以上云禘郊
祖宗有顓頊及嚳又易緯及樂緯有五莖六英是顓頊
及嚳之樂故數顓頊及嚳也云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
而已者所不變則上經是也數所法則上經五代是也
論不變者必數所法者以五代以来不變至周亦不變
法而象之故不變者數所法五代而已云變之則通數
所不法者以前七代變易更立至周亦變易法象故數
變者通數顓頊帝嚳所不法象者謂之為七代也云為
記者之微意也者為作也作記者之有此微意也所以
微意者謂作記之人周法所不變故數前代不變周所
變亦數前代變不指斥而言故云微意云少昊氏脩黄
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者以易緯有黄帝及顓頊以下
之樂無少昊之樂又易繫辭云神農氏没黄帝尭舜氏
作皆不云少昊故知無取焉月令秋其帝少昊者直以
五行在金唯託記之耳皇氏云其餘不變者唯謂生曰
命萬物死曰折人死曰鬼若如皇説前經既云不變後

經何須重云不變後經既云更立者禘郊宗祖即云其餘明此禘郊宗廟外其餘諸事不更立者皆不變也不可獨據前三事以外總包之其社稷神配祭雖是更立非當代之親而禘郊改易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

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

趙也趙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墠所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别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誤音義廟本亦作庿古字墠音善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適

丁歷反篇内同顯考無廟顯音皇出注釆七代反昭上遥反朓他典反袷音洽煬餘讓反徐音傷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天下有王者謂上天之下有天子之王分地建國者此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置都立邑者天子王畿之内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也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者則以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廟也一壇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也起土為壇除地曰墠近者起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曰考廟者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曰皇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廟者祖始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計則祖考之廟當在二

祧壇墠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皆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同日月祭之也遠廟為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為功德而留故謂為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有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為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墠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壇墠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應有祈禱於壇墠乃祭之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墠曰鬼者若人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祫乃出

也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祧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唯得月祭三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祖考太祖也太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為壇者去祖謂去太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太祖而不得於太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太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大夫卑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墠也顯考祖考無廟者以其卑故高祖太祖無廟也有禱焉為壇祭之者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太二祖既又無廟若應有所禱則為壇祭之二壇之設實為於此矣然墠輕於壇今二壇無墠者為太祖雖無廟猶重之故也去壇為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之於太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太祖之廟者其義已具在王制疏適士二廟一壇者上士也天子三等諸侯

上士悉二廟一壇也顯考無廟者顯當為皇皇考曾祖也曾祖無廟也有禱焉為壇祭之曾祖既無廟若有祈禱則為壇祭之一壇之設為於此也亦無禱乃止去壇為鬼者謂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祭也官師一廟者謂諸侯中士下士也謂為官師者言為一官之長也一廟祖禰共之又無壇也曰考廟者為父立之也王考無廟而祭之者王考祖也雖無廟而猶獲祭也謂在考廟者去王考為鬼者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祈禱則薦之於廟也庶士庶人無廟者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也死曰鬼者故無廟故死則曰鬼鬼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注正義曰引書曰三壇同墠者證壇墠之義案金縢武王有疾周公為之請命為三壇同墠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故三壇也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者皆爾雅釋詁文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其數雖多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總合藏文

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是毀廟在太廟祫乃陳之故知不窋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以四時之祭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駮鄭所不用云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者以壇墠之主祈禱禮畢乃藏之於祧去墠為鬼主亦如壇墠之主藏在祧故云亦也既俱在祧所以特名鬼

者以其疏遠主在無事唯祫乃祭之故特曰鬼也引春秋文二年儐者證毀廟之主祫祭乃及云魯煬公者自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者鄭引更證明鬼主恒在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依世本煬公伯禽之子定公元年始立煬公宮于時昭公出定公未入之前季氏禱于煬公之鬼明知于煬公鬼主而禱之也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者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知有主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拓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祇得立曽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禘祫無主爾者唯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案左傳衛大夫孔悝有主者鄭駮異義從公羊說大夫無主許君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云孔悝祏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為之主耳宗廟之主所

用之木衆與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為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其主之制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文二年作僖公主何休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此是木主之制也云其無祖考者上既明其有祖考之文此明無祖考者謂庶士以下及官師等并適士等總舉有祖考之人於前歷說無祖考之人於下云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者此即無祖考之一色庶士及庶人無廟故鬼其祖父與於寢中薦之云官師鬼其皇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官師一廟祖禰共之曾祖無廟故曰鬼其皇考於祖廟而薦皇考也云適士鬼其顯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為鬼故云鬼其顯考而已就曾祖之壇而薦顯考諸本或云大夫適

士者若大夫鬼其顯考於義不合庾氏云諸侯之大夫云大夫祖考謂别子也者以上云大夫有祖考故鄭明之云大夫祖考謂别子也謂於周之世别子為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毀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别子為大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别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為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為祖考此義已具於王制云凡鬼者薦而不祭者若其薦祭俱為則鬼與凡廟其事何異若都不薦祀何須存鬼薦輕於祭鬼疏於廟故知薦而不祭云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者適士二廟祖廟禰廟曾祖無廟故云顯考無廟非也是顯考當為皇考字之誤也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

立社曰置社注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音義為于偽反下皆同注為社事亦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者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之內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並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說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其羣衆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衆特置故曰置社注正義曰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者謂大夫至

庶人等共在一處也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者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為民故與民居百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犉牡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長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雖云百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則社神田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疏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

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戸或立竈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戸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戸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

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
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
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
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
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
不為厲音義雷力又反譴棄戰反此與音餘脾婢支反
肺芳廢反肝音干腎上忍反使色厲反惡
音烏路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
謬昔繆　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
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
曰中霤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國門謂城門也曰國行

者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為立七祀者前是為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為羣姓禱祀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為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為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故為立五祀也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為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霤故為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為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注正義曰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

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記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案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唯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漢時民家或有春秋二時祠司命行神山神也民或然故云或也其祀此司命行神山神之時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既春秋俱祠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司命主長養故祠在春厲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

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之云山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謂巫祝以厲為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為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為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得其鬼為厲故云謬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為厲子產立良霄之子良止為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既有所歸不得為厲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注祭適殤者

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音義殤音傷奥烏報反厭於豔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也注正義曰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為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為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㝠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

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注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為上公祀為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㝠契六世之孫也其官𤣥㝠水官

也虐菑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音義樂魚呂反菑音哉下同下文或作灾注作裁並同捍胡旦反厲力世反左傳作列山共音恭下及注同鄣音章殛紀力反注同尚書云殛鯀於羽山又云鯀則殛死顓頊能修之本或作顓頊修黄帝之功文治直吏反去起呂反夫音扶业此古丘字玊于況反梧音吾

疏 正義曰前經明禘郊祖宗及社稷之等所配此又論天地日月星辰山谷丘陵之等此經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從此至能捍大患則祀之與下諸神為總也灋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及后土帝嚳與堯及黄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能禦大菑及能捍大患則祀之者若湯及文武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

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為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者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堯能賞均刑灋以義終者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禪堯而老二十八載乃殂是義終也舜能勤衆事而野死者舜征有苗仍廵守陟方而死蒼梧之野是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者鯀塞水而無功而被堯殛死於羽山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又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鄭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

與巳言懼其意有勉德爲説父不肖其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禹能修鯀之功者謂禹能修父之功故祀之黄帝正名百物者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黄帝爲物作名正名其體也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者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共如上事故得祀之顓頊能修之者謂能修黄帝之法契爲司徒而民成者契爲堯之司徒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契六世孫其官玄冥水官也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謂放桀於南巢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者謂伐紂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結上厲山以下也所得祀之人有功烈於人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者釋上文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王宫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之等及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祭寒暑祭水旱此不言之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合結上

事也族類也若非上自厲山以下及日月星辰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案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適殤以下此經不覆明之者此經所云謂是外神有功於民故具載之其宗廟與殤以下及親屬七祀之等宮中小神所以此經並皆不載注正義曰引春秋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辭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案帝王世紀云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神農即炎帝也云或曰有烈山氏者案二十九年傳文也云棄后稷名也者稱舜典云棄汝后稷是棄為后稷名也云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間者是漢律歷志文又案月令春其帝大皥夏其帝炎帝不載共工氏是無錄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黃帝氏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皥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也云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者由序歷星辰敬授民時使民興造其事知休作之期民得顯著云二十八

載乃死也者虞書文也云殛死謂不得成其功也者鯀被殛羽山以至於死所以殛者由不能成其功也云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者案易繫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葢取乾坤是也云冥契六世之孫也者案世本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根國根國生冥是契六世孫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六

禮記注疏卷四十六考證

祭法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蘇轍曰此禹之子孫之禮也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以虞推禹則虞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爲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朱子曰禘祇是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二者而已楊復曰大司樂冬至圜丘乃與禘絕不相關而注妄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注皆指為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章言王者禘其祖所自出諸侯祇及太祖大夫有功始祫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耳於祀天何與而注妄謂祀

感生帝夫祭法歴叙四代禘郊祖廟之禮禘文乃在
郊上葢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於嚳禘所及者最逺
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
法之禘為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
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
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為配
天二義遂分圜丘與郊為二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
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謬矣又以祀五帝

五神於明堂以文武配之謂之祖宗夫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哉 臣召南按王肅已闢鄭注之遠楊氏說則尤覺矣

又注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臣召南按此亦遁辭也祖宗謂百世不祧之廟與明堂配帝無涉因配天配帝而又較量其德有大小不尤妄乎以天視五帝總一天耳緯書

怪誕何可據以釋經

疏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按當作分四時化育刋本相沿誤倒之

又春秋命歷序云云此鄭之所據也○臣召南按帝王世系遠近說者不一司馬遷與鄭康成各有所据然皆不能信其必然也此疏當合大雅生民疏觀之毛傳之說與史記大戴禮同可見西漢之初緯書未出鄭則專据緯書耳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疏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馬端臨曰鄭氏於天地之祀皆分為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經文祭地惟有方澤乃以為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禮經所不載也

臣召南按泰壇即圜丘也所祭即昊天上帝也泰折即方澤也所祭即后土也為義豈不簡易而必為感生帝及神州之說乎且經文固明言祭天祭地矣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音義王肅作祖迎也○臣台南按王肅作祖迎蓋據周禮有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之文也又幽宗雩宗鄭讀宗為禜王肅讀如字蓋據虞書有禋於六宗之文也陳澔並從王說

疏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關正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臣台南按疏可謂飾非矣祭日祭月可謂非正禮乎必謂

泰昭坎壇六者即虞書之六宗所不敢知然謂六者

非正禮則必不可也

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疏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

並在應遷云云○臣名南按以文武二廟觧二祧非

也陳祥道曰二祧即五世六世二廟將祧者也文武

二廟不在七廟之數百世不遷與始祖等故曰祖文

王而宗武王

又疏是毀廟在太廟祫乃陳之○按毀廟下當有之

主二字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疏其王社所在云云○臣台南按晉太康中詔并二社之祀傅咸上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以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殊報異此社之所以有二也摯虞又據周禮大司徒及封人以證二社之

明文蓋晉世從王肅說欲并二社故諸儒駁之疏引崔氏謂王社在藉田則傅咸已先有此說矣

注疏鄭駁異義引長職曰○按引下脫州字州長職也

王為羣姓立七祀○陳澔曰五祀之文散見經傳者非一此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說殊為可疑曲禮大夫祭五祀注言殷禮王制大夫祭五祀注謂有地之大夫皆未可曉

疏世祀厲山之神得其鬼爲厲○按得上當有不字

其子曰農疏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按名上

當有子字國語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

能殖百穀百蔬此文脫子字耳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疏禪堯而老○按當作禪舜

禮記注疏卷四十六考證